

11

全上古三代文卷五

吳王闔廬

闔廬亦作闔閭名闔廬之子孫餘昧子或曰諸樊
子弒王僚自立在位十九年與越戰柘李敗死

作金鈞合

能為善鈞者實之百金吳越在吳

下合孫武

寡人已知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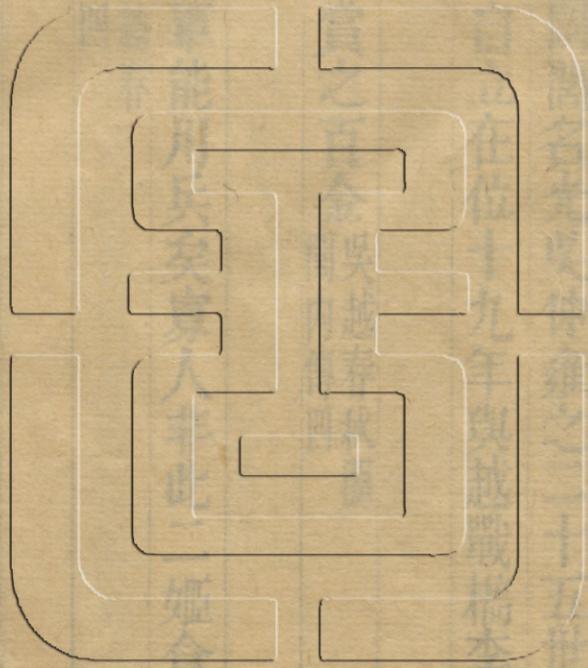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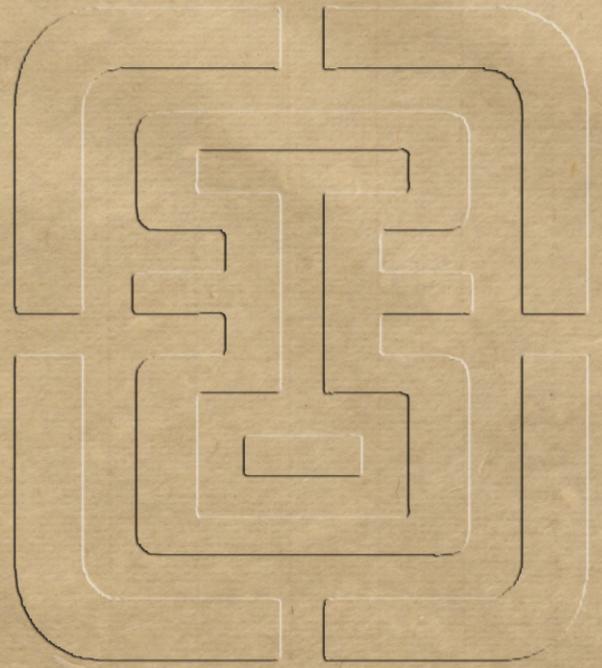
孫武傳又吳
從闔閭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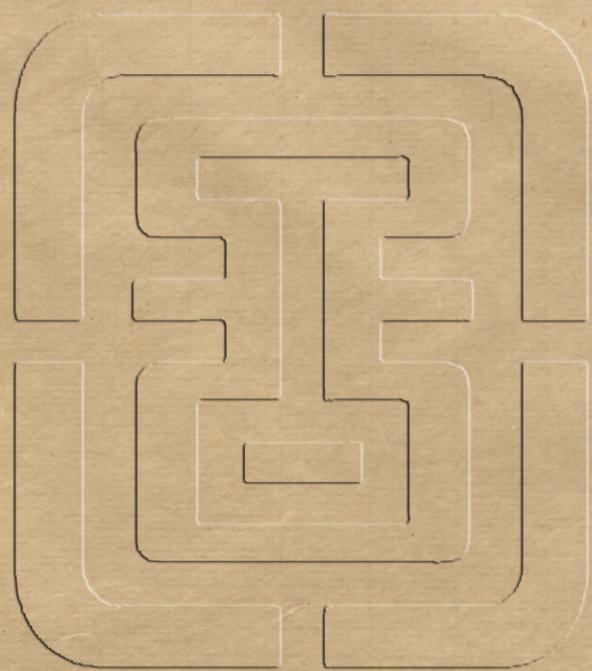
吳王夫差

夫差闔廬子在位二十三年為越所滅

禮越王合

烏程嚴可均校輯





全上古三代文卷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王闔廬

闔廬亦作闔閭名光吳仲雍之二十五世孫餘昧子或曰諸樊子弒王僚自立在位十九年與越戰檣李敗死

作金鈎令

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四

下令孫武

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

史記

孫武傳又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四

吳王夫差

夫差闔廬子在位二十三年為越所滅

禮越王令

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七吳王疾愈大

縱酒於文臺出令

輸越粟令

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九

免衛君令

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淮南子人間訓

伐齊令

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五

告諸大夫

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

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吳語

告勞于周

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

大二百六十九小八十一

閭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楯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

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

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

侯任不鑿於楚又不承其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貫

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楯鐸遵汶伐博簞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

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沂淮

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

苟告於下執事吳語

矢書射文種蠡軍

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

慮乎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五

伍員

員字子胥楚人以父奢兄尚為楚平王所殺奔宋尋奔鄭至晉

復還鄭後入吳吳王僚不見用闔閭即位以為行人破楚入郢封於申後相夫差為伯嚭所譖賜死有兵技巧十篇圖一篇

江上丈人祝

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

呂氏春秋安死

水戰法

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一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文選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游曲阿後湖

注詩

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

文選張協

七命注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

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

大四百四十五小六十一

人舳艫三人操長鈎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

用長鈎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御覽三百十五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法

孫武

武齊人避亂奔吳吳王闔廬以為客將軍有兵法一卷八陣圖

一卷牝八陣圖一卷兵法雜占四卷戰鬪六甲兵法一卷

案漢志孫

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史記孫子傳云十三篇正義引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如正義說則唐時故書尚存故諸家徵引多有出十三篇外者皆中下卷文也唐志別有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隋志無

算經二

令隊長

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四

算經序

孫子曰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羣生之元用五常之本末陰陽之父

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裏五行之準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稽羣倫之聚散考二氣之降升推寒暑之迭運步遠近之殊同觀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從橫之長短采神祇之所在極成敗之符驗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立規矩準方員謹法度約尺丈立權衡平重輕剖豪釐折黍稬歷億載而不朽施八極而無疆散之不可輕究斂之不盈掌握嚮之者富有餘背之者貧且窶心開者幼冲而卽悟意閉者皓首而難精夫欲學之者必務量能揆己志在所專如是則焉有不成者哉

孫子算經聚珍本

經二卷今本三卷其書有長安洛陽及佛書二十九章等語蓋後人有增加也朱彝尊等皆謂是孫武書故錄之

兵法

案孫子兵法十三篇見存不錄錄其佚文

孫子曰凡地多陷曲曰天井

御覽一百八十九

孫子曰故曰深草蒨穢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眾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通典

大四百一十一

一百五十九 案深草已下皆六韜奇兵篇文孫子引申之

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吾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鬪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合眾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通典一百五十九

九孫子九地篇何延錫注

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道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

乃選精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

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通典一百五十九孫

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

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孫子何氏注

吳王問孫武曰爭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

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爭之者失

此二句何注引作先

據為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

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

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

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門伏兵芴起此全勝之道也

通典一百五十九孫

子何氏注

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守備

大五百三十一小八十七

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眾寡

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

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同上

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

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芴有他國所

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芴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眾已屬矣簡

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事實吾資糧合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

眾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同上

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

勢不可過欲食于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

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于上多者有賞士無歸

意若欲還出即為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

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陰伏

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

同上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俟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俛而乃止

同上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糧道利我走勢敵鼓噪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厲士卒令其奮怒陣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門後拓左右犄角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旂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同上

大六百一十九

小一十一

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于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眾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噪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去路求生透出必無鬥志因而擊之雖眾必破又問曰吾在死地糧道已絕敵伏吾險進退不得則如之何武曰燔吾蓄積盡我餘財激士勵眾使無生慮鼓呼而衝進而勿顛決命爭強死而須鬥若敵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

通典一百五十九孫子何氏注又張預注案此已

上皆釋九地篇義

吳王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騎而無慮兵眾而強圖之奈何武曰絀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俟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眾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通典一百一十五

吳王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

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樵牧御覽作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

其固御覽作故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御覽二百三十一

孫子曰強弱長短雜用通典一百二十

孫子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通典口口口口

孫子曰以步兵十人擊騎一匹通典口口口口

孫子曰人効死而士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

大五百四十一小九十

水詩序注

孫子曰其鎮如岳其渟如淵文選同上

孫子曰長陣為甄文選口口口口

孫子八陣有萃車之陳周禮車僕注賈疏云孫子兵法有此言也案隋志有孫子八陣圖一卷此八陣圖

一卷此二條是其遺文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為天送必亟擊之得

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旗旌墊然若雨是為天霑其帥失三軍將行

旂旗亂于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兩師是為

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

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于軍前右以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

得糧御覽三百二十八案隋志有孫子兵法雜占四卷此其遺文

王孫駱

駱一作雒又作雒事吳王夫差為左校司馬

全上古三代文卷五 王孫駱伯駘申叔儀

移記公孫聖

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書
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越絕書第十

伯嚭

伯嚭亦作白喜晉伯宗曾孫楚伯州犁孫以父郤宛為楚平王
所殺奔吳吳王闔廬以為大夫進太宰夫差嗣位為太宰相國

越滅吳復為太宰

左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四年或云越公如越季孫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滅吳以不忠并妻子誅

越絕書吳越春秋

遺文種書

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韓非

子內儲說下

申叔儀

儀吳大夫

大三百二十七
小一百二十四

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

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左傳哀十三年

越王句踐

句踐祝融之後姓半鄭語又吳語注允常子一云夏少康庶子之後史語

越世家吳越春秋在位三十二年號為霸王

屬諸大夫告

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令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則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而臣事之以為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

呂氏春秋順民越王句踐致必死於吳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

號令三軍

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

越語上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

試下救火令

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

者比北降之罪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何不試焚宮室乃下令

伐吳令

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

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十

伐吳命令

十四首

又十五首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在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

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及五日

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

王乃入命夫人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

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

大三百八十七

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

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

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

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

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

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

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歿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

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

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

歸者一人

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

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蘇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

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鬻已上並吳語

二十一年十月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

令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

命於夫人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注云當作我案當作孤爛文也也吾

大五百二十

見子於是以爲明誠矣

令大夫曰食土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誠子

軍行成陣卽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

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

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

復三日復徙軍於樵李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不當敵者如斯矣

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
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
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
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

明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醫藥給其
糜粥與之同食

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
輕其重和其任

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
吾子不能過也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

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
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

已上並吳越春秋句踐伐吳
外傳十案與吳語文多異

大四百六十九

與國人誓

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
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
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
鑿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
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
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其達
士絮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
之越語上句踐說於國人乃致其父母昆弟而
誓之又見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十小異

誓眾

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
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眾
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

退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越語上又見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十有刪節

與羣臣盟

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柰何而有功乎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九越王反越五年鳴鐘驚檄而召羣臣與之盟

范蠡

蠡字少伯宛之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越王句踐以為上將軍

平吳後亡去不知所終呂氏春秋海過篇箕子窮于商范蠡流平江離謂篇范蠡子胥以此流潭本賈

諛新書耳痺篇范蠡負石而蹈五湖或云變姓名曰鴟夷子皮浮海入齊齊以為

相成田常之難墨子非儒乃樹鴟夷子皮于田常之門淮南子

得成其難又去之陶自稱陶朱公卒于陶或云仙去見列傳

與越王為吳王壽

大四百三十

下臣句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七

為書辭句踐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史記越世家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為書辭句踐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圖故不辭一死一生

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

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

辭矣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十案
自齊遺文種書

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大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于子明矣史記越世家范蠡既去自齊遺大夫種書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

文種
種字子禽郢人仕楚為宛令范蠡要與入越越王句踐以為大夫平吳後遇讒賜死

矢書答吳王

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王句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肖受是天所反句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

大四百八十八
小八十七

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大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咨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反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五吳大夫種書

矢射之日
固陵祖道祝詞

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二觴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七句踐入臣于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文種

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同上

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

文臺進祝酒辭

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

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吳越春秋

句踐伐吳外傳十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還於吳置酒文臺大夫種進祝酒

我皇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恡羣邪杜塞君

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同上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云云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五終

大四百二十四
小一百二十九

全上古三代文卷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齊太公一

太公姓姜亦姓呂名尚字牙東海人四嶽之後初事商王紂去

隱北海後歸周周文王以為師號曰太公望武王嗣位以為司

馬號曰師尚父既克商封於齊以侯爵就國成王嗣位命得專

征伐一云受封後畱為太師薨年百餘歲傳國二十八世有太

公六韜六卷陰謀六卷謀三卷陰符鈐錄一卷金匱二卷兵法

三卷又六卷伏謀陰陽謀一卷三宮兵法一卷太乙三宮兵法

立成圖二卷書禁忌立成集二卷枕中記一卷周書陰符九卷

案周書陰符隋志不云太公據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史記作周書陰符明是一書也漢志周史六破六篇在儒家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在道家隋志盡歸兵家

政語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萬民藜藜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賈誼新書脩政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

大四百九十四
小八十四

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四輔

太公曰太師者心腹之臣所使口口是人之英故曰前疑常立於前決疑事也太史者耳目之臣所使視聽是人之後故曰後承常立於後承主之過取驗於天太傅者爪牙之臣所使守衛是人之傑故曰左輔輔人主缺事立於左拒君之難太保者羽翼之臣所

使察伺是人之警故曰右弼常立於右弼人主之邪四輔既立王者安而無為百姓濟而無害若四輔不具猶格虎無備濟河無舟若王者不知古今之務遠方之緯不謀於諸侯不達言語動作不合於制太師爭之不知天變星麻之運天官動靜鐘律之音山川怪異不善災害太史陳天文以爭之發號令不應先王法度與大臣無禮枉道於民處刑不平獨信自尊臨政不莊又不恤臣僕太傅爭之升車不應和鸞揖讓不中磬佩淫譙馳騁沈冒酒色宗廟不敬輿服失度朝廷無節太保爭之五行大義第十二篇論諸官六韜案今所行六韜七卷是宋元豐間刪定凡六十篇見存不錄錄其佚文

文韜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

大五百四十二

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游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宮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羣書治要三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治令之必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治道通則民大利民大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為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為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沈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人民柰何太公曰法令之必行則民利天下是法令利之必行大利人民也羣書治要三十一 御覽六百三十八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失太公曰為國之大失者為上作事而不法法國君不悟是為大失也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

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為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文王曰誠哉羣書治要三十一御覽六十八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福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天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多游臺則民多病溫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飄牛馬發屋拔木民人飛揚數十里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應形文王曰誠哉羣書治要三十一續漢五行志三注又五注御覽九又二百六十六又八百三十九又八百七十六又八百七十九又五行大義第七篇引太公云人主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天應之以刑

大五百五十四

故義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

羣書治要三十一引明傳篇末多此二語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為無有武王曰為人臣而令其主殘虐為後世笑可謂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案上言六不聽僅五事轉寫有脫四必亡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強正眾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強正眾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眾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

以欺為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財貨上流賢者不用

羣書治要三十一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

文選注御覽作大夫

而問之曰殷國之將亡亦有妖乎

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椎大者如箕常六月雨雪深尺餘武王曰大哉妖也其一人對曰是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之大妖三十七章雨血雨灰雨石盛夏雨雪臣不為妖災

武王蹶然而問三十七章之妖對曰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饒虎喜

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寡人之婦孤人之子喜奪喜誣喜

刑禍喜以信者為欺欺者為忠以忠為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

以君子為下小人為上以便佞為相以女子為政急令暴取萬民

愁苦喜田獵畢弋走狗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喜治

宮室脩臺池日夜無已宮七十有三所大宮百里宮中有九市陳

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喜為酒池肉

大六百一十六

林糟丘酒池可迴船而牛飲者三千人飲之以金鼓坐起無長幼

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擅

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斗斛無尺丈無錙銖

無秤衡有罪放無罪誅此殷國之大妖也其餘不可勝數臣言不

能盡

羣書治要三十一 藝文類聚九又七十一 北堂書鈔二十一又

五十一又八十三又一百七十三又七百六十八又九百七十四

淵乎無端孰知其源

意林一 案意林此條在 六守後發啟前當是文韜

武韜

昔柏皇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

王者也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此皆古之善為政者也至於伏

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古之不變者有苗

有之堯化而取之堯德衰舜化而受之舜德衰禹化而取之

御覽七十

六意 林一

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意林一 案意林此二條在發啟後爭權前知是武韜

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

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意林作牧之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為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

上唯聖人而後能為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版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羣書治要三十

后令注 意林一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

踐之於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商王拘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怪物而獻之以免君之罪於是散宜生

大四百九十五

受命而行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九江之浦得大貝百馮本注云詩 作百朋宛懷條塗之山得黃熊玉女三人因

費仲而獻之於商王紂紂大喜遂免西伯殺牛而賜之文王既出羑里召周公旦築為靈臺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

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意林一 漢書儒林韓固傳執文類聚八十四又九十三

又九十五 又九十六 又九十七 又九十八 又九十九 又一百前知是武韜又案淮南子道應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

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

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

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

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紉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

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

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蓋本六韜為說又尚書大傳亦載此事 又案羣書治要論將選將二篇在武韜今本在龍韜與舊不同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為眾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要問閭里察姦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遠御覽作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實長希言御覽作長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疾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眾此千人之將也外貌昨昨言語切切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鄰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敎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

大四百二十

乃天下之主也

羣書治要三十一意林一御覽二百七十三案意林引此在立將前

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為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為使是失眾之紀也羣書治要三十一將威篇末是將威之所行也多此一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為寶武王曰天道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為諠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眾將所拘者九武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

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羣書治要三十一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羣書治要三十一此二篇在軍勢後

虎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不可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懾畏民懾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

大五百六十三
小七十一

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為之奈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脩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羣書治要三十一藝文類聚二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一

犬韜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重沙者二十四人趨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備有八萬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為大以周為細以紂為眾以周為寡以周為弱以紂為強以周為危以紂為安以周為諸侯以紂為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

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
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眾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
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
之民所謂眾者盡得天下之眾所謂強者盡得天下之力所謂安
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
今日之事為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
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絲帛
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
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羣書治要三十一又略見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

十三三百八十六

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
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
見其實則避勿以三軍為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為重而苟進勿以

大五百七十六
小五十六

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以辯士為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
以謀後於人土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

羣書治要

辯言巧辭善毀善譽者名曰間諜飛言之士

意林一練士篇名曰必死之士下多此三

以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陳而方
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絕

御覽作繩

而解之無犯

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

通典一百四十九御覽二百九十七案今本

教戰篇僅云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餘皆刪去故節錄之其上下文不具錄已上如六

器滿則傾志滿則覆

禮記曲禮上疏

世子為政

北堂書鈔二十一

廿七大夫者為筋脈之臣

北堂書鈔五十六

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御覽一百五十七
昔煩厚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諸侯叛之煩厚氏

以亡也北堂書鈔一百十三

堯與有苗御覽作堯伐有扈戰于丹水之浦文選沈休文樂游苑餞呂僧珍詩注北堂書鈔十三御覽

六十

桀時有瞿山之地桀鑿山陵通之於河民有諫者曰冬鑿地穿山

是發天之陰泄山之氣天子後必敗桀以妖言殺之御覽八十二

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統之衣常三百人藝文類聚六十

九又八十五北堂書鈔二十文選庾闕銘注御覽三百九十三七百九八百十五

紂作瓊室鹿臺飾以美玉文選西京賦注

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文選西征

賦注

對文王曰禮者治之粉澤也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二十三六百十

大三百二十六

先塗民耳目文選劇秦美新注

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文選千寶晉紀總論注

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御覽四百九十六

天之為天遠矣地之為地久矣萬物在其間各自利何世莫之有

乎夫使世俗皆能順其有是乃溟滓鴻濛之時為王故莫之能有

七十六聖發起其所繫天下而有之豈一日哉御覽一

文王聞殺崇侯虎歸至酈令具湯沐御覽三百九十

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文王壽九十七而沒御覽

三百八十三

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注

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

籍一舉而得文選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注

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之日行已
有期君不發天子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焉如無病者覽御

七百三十九

武王寢疾十日太公負王乃駕驚冥之車北堂書鈔十周旦為御

至於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骨車並戰具也飛鳧赤莖白羽電影青莖

赤羽以銅為首副也方頭鐵槌重八斤亦軍備也大柯斧重八斤一名行

馬廣二丈渡溝飛橋廣五丈轉關天船一名天潢以鷹爪方冑鐵

杷柄長七尺天陣日月斗柄杓一此為天陣地陣右前後之利人陣車馬

積楹臨衝攻城國邑雲梯飛樓觀城中也武衛大櫓二軍所須雲火万炬以防火也吹

鳴篳作威万具也御覽三百六十七

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為後將以四十七艘船濟文選注于河

藝文類聚七十一文選王祭從軍詩注御覽七百六十八

太公曰夫紂無道流毒諸侯欺侮羣臣失百姓之心秉明德以誅

大三百七十四

之誰曰弗克北堂書鈔一百十三

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為父報仇

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御覽四百八十二

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陸

沈於殷久矣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曰殺一人而有

天下北堂書鈔十三作聖人不為太公曰師渡孟津六馬仰流赤

烏白魚外入此豈非天命也師到毋野天暴風電前後不相見車

益發越轅衝摧折旌旄三折旗幟飛揚者精銳感天也雨以洗吾

兵雷電應天也御覽三百六十九

文王當作武王問散宜生卜伐殷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蓍蓍不

交而如折將行之日雨輜重車至軫行之日幟折為三散宜生曰

此凶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

輜重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藝文類聚二御覽十事類賦注

兵入殷郊見太公曰是我新君也而商容曰非也其人虎據而鷹峙威怒自副見利欲發進不顧前後見武王曰是新君也見敵不

怒御覽二百七十六

紂為無道武王於是東伐紂至於河上雨甚雷疾武王之乘橫振而死旗旌折揚侯波周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君德行未盡而百姓疾惡故天降吾禍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於是太公援罪人而戮之於河三鼓之率眾而先以造於殷天下從甲子之日至於牧野舉師而討之紂城備設而不守親擒紂懸其首於白旗御覽十三百四十九

武王伐紂師至汜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法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

大五百二十九

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變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劔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著援

枹而鼓率眾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通典一百六十二御覽三百二十八又秦誓中疏引

作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蓋約文或在他篇未敢定之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

者占云崇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

頭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己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

各以其職來貢御覽七百三十七

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

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

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舊唐書禮儀志案五神事詳見太公金匱周書陰符丁侯事詳見金匱聖人

以神道設教不必疑其不純也

武王伐紂紂蒙寶衣投火而死文選后闕銘注御覽八百八十九

武王入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藝文類聚六十六八十五

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

憎其人者憎其餘胥藝文類聚九十二御覽九百二十作除胥事類烏賦注作儲胥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

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御覽三百二十七

冬冰可折夏條可結藝文類聚八十一御覽二十一

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樓史記越世家索隱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則如之何對曰當

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

故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通典一百五十三御覽二百九十四

又問曰敵疏其陳又遠其後挑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勞我士卒為

之柰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騎獵御覽作列其左右引而分

大四百六十九

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眾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於

晝取之於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

擊萬莫善於阻用眾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御覽三百一十一案故

曰已下蓋古兵家言而太公述之吳子應變篇亦有此文

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文選西征賦注

賞如高山罰如深溪文選王祭從軍詩注

大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雨如風如雷如電天下盡驚然後乃成御覽

二百七十一

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夫風鳴樹者賊在十里鳴條百

里搖枝四百里雨霑衣裳者謂潤兵其不霑者謂泣兵金氣自鳴

及焦氣者軍疲也御覽三百二十八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楯在前此

四時應天之法也御覽三百三十五三百三十九

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御覽三百五十八

以死取人謂之勇御覽四百三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夫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為之

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盜也太公曰計之不熟

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

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便八

盜也舉息就禮初學記九盜也無事然鐙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

武王曰善藝文類聚三十五初學記

十八御覽四百八十五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六終

大三百九十九

全上古三代文卷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齊太公二

陰謀

武王問太公曰願聞治亂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

也所以為治其亂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問吏之重罪

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汙四吏以威力迫脅於民五

吏與史合姦六吏與人無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八吏賤買

賣貴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振懼於民夫治者有三罪則國亂

而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

曰民有十大於此除者則國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何如太公曰

民勝吏厚大臣一大也民宗強侵陵羣下二大也民甚富侵國家

三大也民尊親其君天下歸慕四大也眾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

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為權七大也恩行於吏八大也民服信疑當作民無信以少為多奪人田宅贅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業

畜產為人所苦十大也所謂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

下武王曰絕吏之罪塞民之大柰何太公曰察民之暴吏明其賞

審其誅則吏不敢犯罪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吏相同上下不

和而結其讎太公曰為君守成為吏守職為民守事如此各居其

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

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吏民外不懷怨內不徼事續漢郡國

志五注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教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

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于

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畫

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而好殺

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賞而好罰妾

孕疑作妾為政使內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為臺觀發人丘

墓以為苑囿僕媵衣文繡禽獸犬馬與人同食而萬民糟糠不厭

裘褐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藏之府庫賢人逃隱於山

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爵無德而貴專恣倡樂男女昏亂不恤萬

民違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用邪佞此亡國之君治國也羣書治要三十

一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勸善多簡其令而眾

皆化為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二人而萬人懼

者殺之殺三人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

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

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軍正者教之殺一以懲萬

賞一而勸眾此明君之威福也同上

賞一而勸眾此明君之威福也同上

賞一而勸眾此明君之威福也同上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與身相終再言與天地相永三言爲諸侯雄四言爲海內宗五言傳之天下無窮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與身相終者內寬而外仁也再言與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爲諸侯雄者是敬賢用諫謙下於士也四言爲海內宗者敬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順時容養也同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忽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武王曰吾今新竝殷居民上也翼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爲戒隨之身羣書治要三十一御覽五百九十

大五百七十八
小三十

金匱

唐帝克有苗問人曰吾聞有苗時天雨血沾衣有此妖乎人曰非妖也有苗誅諫者尊無功退有能遇人如仇故亡耳開元占經三

三苗時有日鬪開元占經六

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御覽四

夏桀之時有琴山之水桀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以爲妖言殺之葦年琴山一旦崩爲大澤水深九尺山覆於谷上反居下耄老諫而殺之湯率諸侯伐之藝文類聚三御覽二十七又七十二路史後紀十四

紂常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命懸於野君殘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木藝文類聚三御覽二十一又八百三十二事類賦注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諫者死子子伯邑考為王僕御無故烹之囚予於羑里以其羹歡予御覽六百四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不須兵器可以守國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

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耜者是其矛戟也簠簋者是其兜鍪也鎌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其鉦鼓也御覽

三百三十六又三百三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

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

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意林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後漢

袁紹傳注文選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注

大四百八十六小九十六

武王伐紂至鳳皇陂韞系解太平寰宇記二十五

武王師到牧野陣未畢而暴風疾雨電雷幽冥前後不見太公曰

善雷電者是吾軍動應天也御覽十一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使人

卜之崇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王願舉國為臣虜武王許

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

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謂使者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

前畔義今日遣人來歸勿復過之比使者歸子之君所息念矣使

者辭歸至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

白雉重譯而至藝文類聚五十九文選吳質答東阿王書注典引注御覽一百三十九又三百四十九又七百三十

九事類賦注十三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其田

也一日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意林一御覽三百六十六

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海內神相謂曰今周王聖人得民心乎當防之隨四時而風雨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有五丈夫乘車馬從兩騎止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跡恐是聖人王使太師尚父謝五丈夫曰賓幸臨之失不先問方修法服太師尚父乃使人持一器粥開門而進五車兩騎曰先王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天寒故進熱粥以御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東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兩師風伯粥既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謂武王曰客可見矣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兩師風伯耳王曰不知有名乎曰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芒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玄冥河伯名為馮夷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作馮脩文選思玄賦舊注

大五百五十七

引作河伯姓馮名脩兩師名詠風伯名姨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

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外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拜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告之皆曰天代殷立周謹來受命願赦

風伯兩師各使奉其職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又一百五十二執經一百十三御覽十二又八百五十九又八百八十二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事類賦注三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眾愚後復有試予者也何以待之太公曰請樹槐於王門內王路之右起西社築垣牆祭以酒脯食以

犧牲尊之曰社客有非常先與之語乃命太公祝社曰客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歲告以水旱與其風雨澤流悉行除民所苦也北堂書鈔八十七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五百三十二事類賦注二十五

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而三

軍勸者賞之殺一人而千人恐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動者殺之殺三人而三軍振者殺之御覽六百三十三又六百四十七又書鈔三十引賞一人千萬喜六字

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文選廣絕交論注

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注

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未形文選司馬相如上書諫獵注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注

宰相不富國安主調陰陽和羣臣樂萬民非吾宰相也書鈔四十九

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黃帝云予在民

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

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矜矜乎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不

滿日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

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

無殃宋本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注意林一藝文類聚二十三文選張華女史箴注御覽四百三十一又四百五十九又五百九

三十

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為慎書銘隨身自誠其冠銘寵以著

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日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日常以

大四百八十七

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鏡日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車

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御覽四百三十五百九十九

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有無忘

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後漢崔駰傳注

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御覽一百八十三

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御覽一百八十四

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御覽一百八十八

鑰之書曰昏慎守深察訛御覽一百八十四

研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汗白藝文類聚五十八初學記二十一御

覽六百五事類賦注十五困學紀聞五

書鋒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意林

書刀刀利體體無為汝開意林

書井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敏有節意林

弩之戟為翼弩之書見奔遠行在才者與任武者也書鈔一百二十五案此

春三月斗星為天關戰背天關向天梁敵不可當初學記七

冬月奎星為天關初學記七

金人銘曰周太廟布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母多言母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御覽三百

九十一案御覽引注云皇覽云出太公金匱路史後紀五云世謂太公作金人太公金匱公對武王之言明黃帝所作

日夜出者紀綱滅大臣專政作威奪權无救大臣戕其主奪其邦

其救也親仁賢退驕倨順四時布恩惠赦天下則日夜出不為傷

也開元占經六引尚書金匱疑即太公金匱異名

日還者君不秉其政舍法度用私意不任官職而將自治則日還

日還者為日出而復下下而復高无救當為大亂不軌皆叛不從

其救也正心固一修古道守正法無忒業則日還不為傷也開元占經

大四百一十八

六引

金匱

日鬪者人君內無聰明邪臣爭權日鬪者無精欲人見烏其中无

救期六十六日王者亡其土地其救闕四門來仁賢受爵分職循

名責躬則鬪不為傷同上

視不明聽不聰則雲氣五色蔽日月之明無救則羣臣謀殺關梁

不通其救闕四門求仁賢開元占經十一

陰符案陰符謂陰符之謀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史記作周書陰符蓋即漢志之太公謀八十一篇矣云周書者周時

史官紀述猶六韜稱周史諸引周書陰符或但稱周書驗知非

逸周書錄附太公之未與六韜陰謀金匱互出入不嫌複見也

文王昌曰吾聞之無變古無易常無陰謀無擅制無更創為此則

不祥矣太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

之國也莫常有之惟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賞民

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為政也御覽八十

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為常二曰官以任賢為常三曰士

全上古三代文卷七 六

七

以敬賢為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初學記十七又御覽四百二引周書陰符

年饑上用輿曲輓不漆矛戟縷纏羽旄不擇焉御覽三百五十二引周書

年不登甲則纓滕宮室不容注云甲不以組也御覽三百五十五引周書

容容熙熙皆為利謀熙熙攘攘皆為利往御覽四百四十九引周書

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指笏以示無仇御覽六百九十二引周書

太公曰知與眾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

狂不癡不能成事御覽七百三十九引周書陰符

武王營洛邑未成四海之神皆會曰周王神聖當知我名若不知

水旱敗之明年雨雪十餘旬深丈餘五丈夫乘車從兩騎止王門

太公曰車騎無跡謂人之變乃使人持粥進之曰不知客尊卑何

從騎曰先進南海御次東海御次北海御次西海御次河伯次風

師次雨師武王問太公竝何名太公曰南海神名祝融東海神名

句芒北海神名玄冥西海神名蓐收五行大義第二十二篇引周書

人感十而生天行五地行五合為十也五行大義第二十三篇引周書

春為牝陣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圓陣矛為前行秋

為牝陣劍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是謂五陣御覽三百一引周書

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故三軍同名

異用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險絕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

地前易後險車之困地容車貫阻出而無返者車之患地左險右

易上陵仰阪車之逆地深塹黏土車之勞地隱帶橫畝犯歷深澤

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月不止泥淖難前車之陷地凡騎以陷

敵而不能破敵敵人走以步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

限長驅不止敵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困地也往無以返入

無以出陷于天井填于地牢此騎之死地也所由入者隘所由去

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少可以擊我眾此騎之沒地大澗深谷蒼

穢林草此騎之竭地左右有水前有高阜後有高山戰于兩水之

間乘敵過邑是謂表裏相合左有深溝右有峭坑高下與地平觀之廣易進退相敵此竝騎之陷地汙下沮澤進退漸洳者騎之患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務避也

通典一百五十九引周書陰符案與六韜戰

車戰騎二篇大同小異

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

御覽六百八十四引周書

兵法

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

詩大明疏引太公授兵鈴之法

坎名大剛風乾名折風兌名小剛風艮名凶風坤名謀風巽名小弱風震名嬰兒風離名大弱風大剛風者大陰之氣好殺故剛折風者金強能摧折物也小剛風者亦金殺故也凶風者艮在鬼門凶害之所也謀風者坤為地大陰之本多陰謀也小弱風者巽為長女故稱弱也嬰兒風者震為長男愛之故曰兒大弱風者離為中女又弱於長女也大剛小剛客勝大弱小弱主人勝凶有凶害

大五百六十八

之事謀有謀逆之人折為將死嬰兒風主人強

五行大義第十七篇引太公兵書

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穡伐樹

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違令者斬

通典一百四十九引覆軍誡法

凡行軍吏士有死亡者給其喪具使歸而葬此堅軍全國之道也

軍人被創即給醫藥使謹視之醫不即治視鞭之軍夜驚吏士堅

坐陳將持兵無謹譁動搖有起離陳者斬當交戰謹出入者若近

敵當譏呵出入者

通典一百四十九

案通典引太公六韜太公兵法俱標太公曰不出書名今除六韜外錄入

太公兵法

夫出軍征戰安營陳以六為法亦可方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

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徒開牙門常背

建向破太歲太陰太陽大將軍凡三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

不居地柱不居地獄

注云死水者不流之水死地者丘墓之間地柱者四下中高地獄者四高中下是也通典

一百五十七

日戴光主大凶期不出三年開元占經五引太公兵法

日未入兩竿而无光曜其月必主死一日主憂同上

日四背見軍在外有反者開元占經七引太公兵法

日暈始起前滅後而後成者後面勝 日暈周而東北偏厚厚

為福東君在東北戰西南戰敗 日暈而珥主有謀十日不雨兵

起 日暈冠珥天子有喜或有赦或拜大將軍 日暈抱珥

喜氣日暈黃者主人有喜開元占經八

日中蝕海內兵大起王公憂 兩鳥夾日名為天雞守日主人君

妻家謀奪君處先數視君動靜欲行其志天先見變戒之開元占經九

弩之神名遠望御覽三百四十八引太公兵法

神后加四仲者以為明堂宮時天一出游八極之外行窈冥之中

日照其前月照其後當此之時天一自持玉弩執法丞相劾不道

者同上

大四百五十七

箭之神名續長御覽三百四十九

戟之神名大將御覽三百五十二

矛之神名跌踰御覽三百五十三

決事占

太白犯畢口大兵起一歲罷 太白出東方入畢口車馬貴易政

太白犯參左股戰大勝開元占經四十九

陰祕

君不明臣不忠故日無光月不明見變不救殃禍生臣欲反主失

名其救也安百姓用賢人弱者扶則無害開元占經五十一

凡四時受王之日日月當清明五星順度潤澤有光此君臣和同

或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五星失度陰蔽日光亂風連日此國君迷

荒不順時令疾病蟲霜忠臣受誅讒言者昌兵火欲起民人惶惶

盜賊滿道死者不葬開元占經五

日中烏見者君咎雙鳥見者將相逆入鬪者主出走烏動者大饑
水旱不時人民流在他鄉救之法實倉庫舉賢士遠佞邪察後宮
任有道赦不從則災消矣 日中有黑氣若一若二至四五者此
陽中伏陰君害臣上出者臣謀君劫出者君謀臣不出者宮女有
憂昏見在臣晨見在君救之法輕刑罰赦無罪節威權安百姓貸
不足則災消矣 日中有黑氣若一若二至四五者赦令不行三
公爲亂爵賞不平不救者臣圖君子謀父救之法任賢直信道德
退貪邪省刑罰察奏諫思刑戮則無害 日中有黑氣君之過大
而臣不諫故日不明見變不救者主有憂救之法承順天地申用
明堂則無害矣 開元占 經六

日暈明分中赤外青外人勝中青外赤中人勝中黃外青黑中人
勝外黃中青黑外人勝外白內青外人勝內白外青中人勝中黃
外青外人勝中青外黃內人勝 日暈黃白不鬪兵未解青黑和

大四百七十四

解分地色黃土功動民不安色黑有水陰國勝色白有喪色青爲
疾色赤大旱流血千里 日一暈一抱一理爲不和信者更逆不
信者順 日暈有背人臣有叛者或曰左右欲有走 日暈有五
色雲如杵貫日從外入外人勝從內出內人勝欲知姓名白者商
赤者徵青者角黑者羽黃者宮 日暈有眾雲在左右色黃白吉
青白兵行黑白內亂青赤和解青黑流血俱明者未解兵不歸明
者勝 開元占 經八

凡出軍擊賊見大流星所指者將之用兵順之行則勝 流星下
入軍營必空主將無功避之則吉 開元占 經七十一

齊桓公

公名小白太公十一世孫襄公少弟初懼禍奔莒兄糾奔魯無
知之亂先糾入得立任用管仲爲五霸長在位四十三年諡曰
桓公一曰威公

令羣臣

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韓非子外儲說

左下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

嫁娶令

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作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桓公

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下令於民也

禁厚葬令

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韓非子內儲說上

遇上令

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管子霸形遂興師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

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

與魯書

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

大三百五

不然將圍魯史記齊太公世家

葵丘盟

凡我同盟之人言歸于好左傳僖九年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

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邊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孟子告子下

母雍泉母訖糴母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母使婦人易國事穀梁傳僖九年

齊景公

公名杵臼靈公子莊公弟在位五十八年諡曰景公

令左右

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說苑正諫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

狂裔 華士

狂裔華士東海人兄弟以賢聞太公封於齊三召不見執而殺之按華士元和姓纂作士華編入士姓類異說不敢從

立議

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管仲

仲字夷吾潁上人姬姓之後事齊公子糾糾敗桓公以為上卿號仲父卒諡曰敬子有管子十九卷

管子案管子八十六篇今七十篇見存不錄錄其佚文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况與惡人同處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江邃文釋

鮑叔

叔名叔牙妣姓之後鮑敬叔之子事齊桓公為大夫

大三百二十五

塞道誓

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管子大匡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今車二十乘先十乘後日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

為桓公祝

使臣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子無忘車下時御覽七百三十六引

尸子

鳧已疵

鳧已疵事齊桓公為祝官

釁社獻胙祝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管子小問

授酒祝

又與君之若賢同上

晏嬰

嬰字平仲或云字仲諡曰平萊之夷維人晏桓子弱之子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為大夫有晏子春秋七卷

楹書

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病將死鑿楹及壯發書之言又說苑反質作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仕窮乎窮乎窮也

程本 本齊人時稱程本子亦稱子華子與孔子同時

授趙簡子使者書

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谿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

大三百一十四

佞實有隱衷惟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

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唯亡臣亡臣雖復

野死以寘溝則其敢忘主君之賜唯執事者財幸焉子華子上案子華子偽

書漢志隋唐志所不載如錄之至呂氏春秋引有五事則先秦古書也

子華子

子華子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末之迫生為下呂氏春秋貴生高誘注子華子

古體道人

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

而塗之人已蔭矣呂氏春秋先已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

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

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呂氏春秋秋誣徒

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眾不周而務成一能

盡能既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

呂氏春秋知度

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戚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

呂氏春秋審為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七終

大四百零六

全上古三代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田常

常本姓陳名恆陳田相近改姓田漢避孝文諱追改名常帝舜之後陳敬仲六世孫相齊簡公尋行弒立事西約晉六卿南通吳越之使遂專齊政四世至太公和竟篡齊

遺令

無攻越越猛虎也

呂氏春秋順民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云云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

死矣案田常與句踐同時知先君是田常也

齊湣王

王名遂一云名地田常九世孫宣王子稱東帝已而致帝復為王在位四十年燕拔臨淄走保莒為其相楚淖齒所弒諡曰湣王亦曰閔王

令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呂氏春秋正名尹文曰王之令

遺楚王書

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樛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樛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鏗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

楚世家

書謝孟嘗君

大三百七十三

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

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戰國策十一孟嘗君就國于薛梁王遣聘使三

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書謝孟嘗君

田文

文齊湣王從昆弟嗣父嬰爵為薛公好客與趙勝魏无忌黃歇稱四公子奉使之秦秦欲以為相尋見囚亡歸相齊後謝病就封復見疑去相魏及齊襄王即位去魏歸薛卒諡曰孟嘗君或云非諡孟字嘗邑名

遺秦相穰侯魏冉書

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

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
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史記孟嘗君傳

書門版

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戰國策十

田單

單齊諸田畝屬滑王時爲臨淄市掾燕破齊走保卽墨卽墨城
中推爲將軍拒守五年大敗燕軍殺其將騎劫遂復齊迎襄王
於莒襄王以爲相封都平君一云安平君

令城中

當有神人爲我師史記田單傳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或云姓畱名務滋楚人隱居潁川陽城
之鬼谷因以自號有鬼谷子三卷樂壹注鬼谷子云蘇秦欲神
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案漢

大四百一十七

志有蘇子三十一篇無鬼谷子唐志以鬼谷子
屬蘇秦未審信否今錄鬼谷文列蘇秦之前
遺書責蘇秦張儀

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
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
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
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藝文類
聚三十

六引袁淑真隱傳
又見御覽五百十

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旣將盡時旣將老君
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天下人有仇
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陵青雲下根通
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
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
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

君杜光庭錄異記 案此枚真隱傳互有刪節而首尾多十餘語故並錄之

蘇秦

秦字季子雒陽軒里人師事鬼谷先生游說爲約從長并相六國趙封爲武安君後從約解去趙之燕又之齊爲客卿齊大夫與爭寵刺殺之

上書說秦惠王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大四百八十七

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竝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戰國策三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云云 案下文云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明此二首皆是上書

爲齊上書說趙王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而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

大六百一十七

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屬之讐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為得韓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戰國策十八又見史記趙世家作蘇

厲為齊遺趙王書小同大異今別載于後

從約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史記作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

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

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

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

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

渤海史記作濟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

戰國策十九史記蘇秦傳案此說趙王之詞而蘇秦傳下文言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蓋即此文也

故錄之

蘇代

代秦弟初事燕王噲又事齊湣王還燕遇子之之亂復至齊至

宋燕昭王召為上卿或云秦兄弟五人兄代厲辟鵠竝游說秦

最少故字季子案秦弟代代弟厲戰國策史記蘇秦傳皆同唯譙周古史考魚豢典略為異索隱云蓋按蘇氏

語云然也

大五百零二

遺燕昭王書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

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

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

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

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讎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

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

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

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

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

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

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

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

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躡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盛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

大六百二十九

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戰國策二十九又見史記蘇秦傳

自齊獻書燕王

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鄆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剗剗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駢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舍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驛臣剗任所善

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戰國策三十

約燕昭王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

大六百

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

史記作離石

遇敗於馬陵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

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繡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戰國策三十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燕昭王不行又見史記蘇秦傳

為齊陰遺穰侯書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

大六百一十六

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

史記穰侯傳又戰國策四侯傳十餘字稍有脫誤

蘇厲

厲代弟為齊潛王臣

為齊遺趙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敎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于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

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土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

大五百六十八

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徐廣曰根柔一作檉於魏反豎分徐廣曰一作王公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佞而今乃抵臯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母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史記趙世家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案戰國策十八人作蘇秦彼篇多誤當以史記爲正淳于髡

髡齊人梁惠王欲以卿相待之謝去齊以爲列大夫

十酒說

羅襦排門翠笄窺牖御覽七百十八引齊淳于髡十酒說

魯仲連

仲連齊人邯鄲圍解趙勝田單欲封之皆不受逃隱海上莫知
所終有魯連子五卷

案漢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隋志意林舊唐志皆五卷新唐志一卷宋志五卷己

後不著錄

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十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弊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

大四百四十六

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百萬之眾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園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旤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大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

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忿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

戰國策十三燕將保守聊城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

大六百二十一

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生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

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
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
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
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
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
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
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繼之中
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
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
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願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
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
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

六六頁八十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
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
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悞
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
擇一而行之

史記魯仲連傳校戰國策有刪節亦有多出字句據
連子非本戰國策
者也故並載之

魯連子

齊之辨士田巴辨於徂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
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連謂徐劫
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曰劫弟子年
十二耳然千里之駒也願得侍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連得見
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者急不
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之眾在聊城而不去國

亡在且暮耳先生將柰何田巴曰無柰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為安

亡不能為存則無為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

卻蹕城之眾所為貴談者其若此也先生之言有似臬鳴出聲而

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復見徐劫曰先

生之駒乃飛兔驟裏也豈特千里哉於是杜口終身不復談史記魯仲

連傳正義意林一文選曹植與揚德祖書注荀子疆國篇注御覽三百八十五四百六十四九百二十七

陳無字謂門客曰昔荆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也門客對曰

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為緣鵝鴨有餘食士不足菽稗堂上有酒

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

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藝文類聚九十一意林一文選別賦注又廣絕交論注御覽九百十九

一井五鉞洩可立待一竈五埃烹飪十倍分理者眾也藝文類聚八十四白帖十一御覽一百八十六

諺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眾也文選曹國六代論注意林一御覽九百四十四

大五百一十二小一百六十三

又九百四十八

人心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貌以相欺林意

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春不耕也不知

行與不行譬以方為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藝文類聚六十九意林一御覽七百九

朝露之蒲工女不能治溜澠之沙計兒不能數御覽七十四

東山有松樅高十仞而無枝非憂正室之無柱也水經汶水注藝文選七發注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御覽九百五十八

南方有鳥名為邛生而食其翼御覽九百二十八北方有獸名為狔生而角當心俯厲其角潰心而死御覽九百一十三市處者僕妾膾炙而食市饒也壅泉沃韭織屨之毗從兄弟室父往而不得粗糲焉非愛其僕妾惡其室父也此其饒羨之與不足

也御覽九百七十六

舜耕歷山而交益陶河濱而交禹御覽四百九路史後紀十二

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於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宿沙

非閭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後漢馬融傳注御覽八百三十三九百三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九

國學紀聞十

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宿沙御覽作潰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北堂書鈔一百

四十六御覽八百六十五

契始在太華之陽水經丹水注路史國名紀三

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文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注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注

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

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共伯

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得意共山之首史記

周本紀正義莊子讓王釋文太平寰宇記五十六魯史發揮二案正義首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是張守節語混入魯

大三百八十九

連子今刪

楚王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不

琢之璧已而悔之還啟疆見魯侯一作伍舉見魯公曰大曲之弓不琢之

璧楚上寶也吳及齊求於楚楚不與弓三年乃成射不窮矢發之

血流漂井今聞在魯必求之魯君懼乃歸之左傳昭七年疏史記魯世家集解北堂書

鈔一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四十七四百九十七八百二十八百六

弦鐸相第而增矢得高馬專諸刺僚王闔廬乃成名焉御覽三百五十四

齊伐魯宋棄羽子謂齊將曰子羔為成大夫而善養天下士北堂書鈔

三十

所同食天下士至同上

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眾臣甲舍于襄賁水經沂水注

胸劇之人辯水經巨洋水注

孟子劇之辯者太平寰宇記十八

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也藝文類聚六十五文選張協雜詩注女史箴注

展无所為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澗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君一能買鴻耳无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无所不取初學記二十文御覽九百十六作上隱君下蔽罪也无俱作毋

魯連先生見孟嘗君于杏唐御覽作杏堂之門孟嘗君曰吾聞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若門關舉之而便則可以一指特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起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藝文類聚六十三御覽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

秦師圍趙邯鄲魏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令趙尊秦為帝魯連辨說罷之秦軍退平原君欲封之終不官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人

大四百五十一

之締結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策杖去藝文類聚六十九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御覽八百二十八百二十九

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殺燕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城守數月魯仲連乃為書

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藝文類聚六十九事類賦注十三荀子議兵篇注

弃感忽之恥累世之功荀子議兵篇注案此遺燕將書也有脫誤彼亦誤

疑彼亦誤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八終

大一百五十九

全上古三代文卷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鬻熊

鬻熊姓芊名熊祝融之後陸終第六子季連之裔年九十見文
王文王以為師至武王成王皆師事之成王大封異姓會先卒
子熊麗孫熊狂亦卒因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子孫皆以熊為氏
傳三十一世四十三君有鬻子一卷

案史記楚世家鬻熊子事
熊文王之師也蚤終而鬻子書言年九十見文王而有武王問
成王問及康叔封衛事計其年宜過百一二十則蚤卒蚤終謂
不及受封先卒耳
非不壽之謂也

鬻子 案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小說家鬻熊說一篇隋志僅道
家一卷意林一卷六篇今本進行珪注十四篇以羣書治要
校之實三篇見存
不錄錄其佚文

鬻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
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

哉列子天瑞

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

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列子黃帝

鬻能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列子力命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同上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何如鬻子

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

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

則於其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於其民也曠曠御覽引本注云

音漢然如日之正中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於其

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于其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

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

大四百二十四

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胡維新本賈誼新書修政語下宋本

御覽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

為此奈何鬻子對曰唯攻守而勝乎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

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

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

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

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治仁

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立于政行於禮陳於刑由此守而不

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

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而

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賈誼新書修政語下長短經政體

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曰昔

者先王與子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
柰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
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
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賈誼新書
修政語下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
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
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同上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
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
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
以諭敬也而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
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
已周成王曰受命矣同上

大五十七
小四十四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
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鬻子對曰唯疑請
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貴若賤若幼若老聞道志
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
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
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
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
曰受命矣同上

周成王問於鬻子曰寡人聞之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
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
詔於君王政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
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闕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
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

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賈誼新書修政語下

御覽八十四

昔者黃帝年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使四面從五聖北堂書鈔十一

御覽七十九此條當在今本昔者帝顓頊年十五之上

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御覽作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

使臣捕虎逐麋則臣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爲

師意林一御覽三百八十三

大五百五十一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訖于赤斧走如疾風聲如振霆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文選任彥昇宣德皇后令注史孝山出師頌注范蔚宗光武紀贊注御覽三百一

楚文王 王名賁武王熊通子鬻熊十九世孫始都郢

僕區之法

盜所隱器與盜同罪左傳昭七年芊尹無宇引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注僕區刑書名

楚成王

王名頹一云名憚文王子弒兄杜敖薨而代立即位四十六年

爲其子商臣所弒諡曰成王

號令國中

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

馬管子

楚莊王

王名旅一云名侶成王孫穆王子在位二十三年諡曰莊王

初即位令國中

有敢諫者死無赦

史記楚世家

又令

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

無赦

說苑正諫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

葬馬令

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

史記滑稽傳

勤箴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左傳宣十二年

與宋人盟

大二百八十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左傳宣十五年

茅門法

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軔戮其御

韓非子外儲說

上右

楚平王

王名居初名弃疾共王幼子莊王之庶孫以靈王之末為亂入

立在位十三年諡曰平王

過鄭誓

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

左傳昭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蕞不抽

屋不强句誓曰云云

公子比

比字子干莊王之庶孫康王以為右尹靈王行弒自立懼禍出

奔晉居十三年觀從迎立之立十餘日為其弟平王所逼自殺

葬于訾謂之訾敖亦曰初王

下法死靈王

有敢饗王從王者罪及三族史記楚世家靈王行遇故銅人求食銅人曰新王下法

薦敖

敖字孫叔又字艾獵一云名饒字叔敖隸釋三案世本又楚以艾獵為叔敖之兄楚

之期思人司馬薦賈子薦賈為越椒所殺坐廢尋以虞丘薦為

令尹病疽死

將死戒其子

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

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史記正義引作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姁谷後有戾丘其名

者其唯此也惡案淮南子注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丘名惡

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禩可長有呂氏春秋異寶又史記滑稽傳正義後漢郭丹傳注

訓

大二百七十七

屈到

到字子夕屈蕩子令尹子木父事楚共王為卿

祭典

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

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楚語上

觀從

從字子玉故楚大夫觀起子謀復蔡迎楚公子比于晉而立之

比尋敗平王即位以為卜尹遂復蔡立蔡平公

合乾谿師眾

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史記楚世家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云云楚眾皆

潰去靈王而歸

沈諸梁

諸梁字子高楚葉縣尹故稱葉公白公之亂入兼令尹司馬事

平歸老于葉

顧命

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

卿士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云云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

臨死遺書曰顧命案此文見逸周書祭公篇葉乃祭字之

吳起

起衛人師事曾子仕魯去之魏事魏文侯武侯為西河守公叔

害之去之楚楚悼王以為相有兵法一卷

南門令

有能徙此於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韓非子內儲說上吳起

境起欲攻之不足以徵甲兵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

西門令

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同上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

大三百二十三

攻秦亭令

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同上乃下令大夫

又南門令

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呂氏春秋慎小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

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

黃歇

歇楚人仕頃襄王至左徒考烈王即位以為令尹封於吳號春

申君為李園所殺

上書說秦昭王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

鬪而鴛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

也致至徐廣曰至或作安則危累棋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

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其身三世不

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邗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搃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徐廣曰單亦作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繼收取之心而肥二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集解引戰國策渚作

大五百零四

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龜免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六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亡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

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畱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徐廣曰遲一作還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

大六百五十一

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史記春申君傳

荀卿

荀卿名況趙人時相尊而號爲卿方音改易又稱孫卿年五十游齊齊襄王以爲列大夫三爲祭酒去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有孫卿子十二卷集一卷

禮賦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

順而體請歸之禮

知賦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溘溘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躬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身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雲賦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

大五百零五

蠶兮其相逐而返也叩叩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愔愔通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夫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可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窺人郅穴而不偏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愔愔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憶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蠶賦

有物於此儻儻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

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
蛾以為父三備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箴賦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
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
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
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
達而尾趨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
生而事起尾遭而事已替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
夫是之謂箴理

荀子賦篇

為書謝春申君

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
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

大五百五十六

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
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
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
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
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
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
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
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
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與絲不
知異兮閔姝子奢莫知媒兮媒母求之又甚喜之分以瞽為明以
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
無自察也

戰國策十七又韓詩外傳四小異又略見荀子賦篇案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有此蓋承用師說唯篇末無賦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九終

大二百九十八
小四十四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宋玉

玉楚人師事屈平為頃襄王大夫有集三卷

案漢藝文志宋玉賦十六篇今存者

風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鈞賦笛賦九辨招魂凡十一篇對楚王問高唐對不在此數如九辨為九篇則多出漢志三篇所未審也或云笛賦有宋意送荆卿之語非宋玉作

風賦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

士囊之口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溯滂激颺慄怒眩眩
雷聲迴穴錯迕蹙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
動樾胸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城
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
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萸楊迴穴衝陵蕭條眾芳
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
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慄慄清涼增欬清冷愈病析醒發
明耳目空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
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塤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堞
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堞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
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傲溷鬱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
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賤啗齧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
之雌風也

文選

大四百九十九
小九十六

大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
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
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
嘻大笑至今摧覆思錐牙雲晡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
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
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跼天迫
不得仰

古文苑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竝造大言賦
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
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
位三光竝照則大小備能大而不小能高而不下非兼通也能巖

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座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凌雲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煉以爲輿剖糝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皆以顧盼附蠶蠓而遨遊準靈隱微以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蝨脰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嚼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閔神明不能察其情子之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古文苑

諷賦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

大五百四十九

詞出愛主人之女人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人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于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無乃飢乎爲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內沐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也

古文苑

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
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
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
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
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
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
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澌兮若松檟其
少進也晰兮若蛟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偁兮若駕駟
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漉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
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
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
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

大六百一十六
小五

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隄之稽
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灑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
竝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芬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
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
海而望碣石礫礫而相摩兮嶮震天之磔磔巨石溺溺之漉漉
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漭奔揚踊而
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
兕失氣恐喙鵬鸞鷲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挈於是水蟲
盡暴乘渚之陽鼉鼉鮪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倏倏蜿蜿中阪遙
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
鬱盛葩華覆葢雙荷垂房糾枝還會徒靡澹淡隨波闔藹東西施
翼猗猗豐沛綠葉紫裏丹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
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

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巘岈振陳
磴磴盤石險峻傾崎崖隕巖岨參差從橫相追陬互橫脣背穴偃
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若砥柱在巫山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
炫耀虹蜺俯視峭嶸室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
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惛惛自失使人心動無故
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
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
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蒨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
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眾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
相號王睢鸚黃正冥楚鳩婦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喑喑當年遊
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
進純犧禱琬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
駟倉螭垂旒旒旒合諧絀大絃而雅聲流測風過而增悲哀於是

大六百五十九

調謳令人惓悞憊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傳言羽
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罟罟不傾涉澼澼馳萃萃飛鳥未及起走
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蹶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
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旒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
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
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文選

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
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
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
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
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
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環姿瑋態不可勝

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月月舒其
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畦兮如華溫乎如瑩五色竝馳不可殫形
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績盛文章極服妙采照
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
婉若遊龍乘雲翔嬈被服悅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
順序卑調心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
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
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
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尙私心獨
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
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
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醴實兮
志解泰而體閒既婉孌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

大六百一十五
小四

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
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
情嫵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
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寒余疇而請御兮願盡心之倦倦懷貞
亮之潔清兮卒與我兮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
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享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
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
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
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日略微眄精
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
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瞑忽不知
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文選
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十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闔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齟脣歷齒彳亍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

大六百三十二

小四

九士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鶴鳴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妹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巨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况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願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于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_{選文}退

鈞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竝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蟻鉤如細鍼以出三赤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鈞其意

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
頡之委縱收斂與魚沈浮及其解弛也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
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王曰
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
鉤非鍼其餌非蠓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湯禹之釣
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鉤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
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
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
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
不廢其綸可謂初矣羣生寢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鉤可謂拘矣功
成而不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決
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
魚雷右執槁竿立于橫汗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

大六百二十四
小四

不出乎鮒鰕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
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脩綸
投之于瀆視之于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
乎古文苑

笛賦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礴
千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
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
夏清微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桀出有
良名高有脫師曠將爲陽春其北則鄙白雪之曲藝文類聚作師曠將爲陽春北
鄭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於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因命陪乘取其
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輸
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

使午子

文選洞簫賦注作使叔子案注又引毛詩傳昔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妾婦又獨處室云云午子即魯男子也

延長頸奮玉手摘朱脣曜皓齒頰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

伐檀號孤子發人轉舒積鬱其為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

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肌傷腠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曲口

羊腸揆殃振奔逸遊決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呵鷹揚叱太一

聲淫淫以黯黹氣苟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

秀漸兮鳥聲革翼招伯奇于源陰道申子于晉域夫奇曲雅樂所

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御寒也縛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

人傷北里也亂日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樂斯道兮般衍

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間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

衰為世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

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古文苑北堂書鈔一百

十一引七條藝文類聚四十四按此賦用宋意送荆卿事非宋玉作然隋唐已前本集有之誤收久矣不必刪耳

大五百四十九
小一百二十九

九辯九首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

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宋巖兮收潦而水清憫悽

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憤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

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

歸兮蟬宋漠而無聲雁靡靡而南遊兮鴟雞啁晰而悲鳴獨申旦

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豐豐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

消搖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

心煩愴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

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恍

慨絕兮不得中替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怛怛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

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
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
欲祭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
柯彷彿而萎黃荊樛樛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惟其紛糅而將
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孽騏轡而下節兮聊消搖以相伴歲忽忽
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佺攘澹容
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叩
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
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嗟無以異於眾芳閔奇思之不通兮
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
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
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漑

大六百一十九
小四

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
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駟跳
而遠去鳧雁皆賅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圓鑿而方枘兮吾
固知其鉏鋸而難入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
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
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
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
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妄食君弃遠
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
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尙幸其弗濟霰雪霏糅其增加兮乃知遭
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槩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

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
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
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渠而改鑿獨
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
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
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
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盜死不得見乎陽春靚杪秋之
遙夜兮心繚悞而有哀春秋遼遼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
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日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
而滅毀歲忽忽而遭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
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慘兮長太息而增歎年洋洋以日往兮老
嶮廓而無處事疊疊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汜濫之浮雲兮焱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零曠而莫

九六二二十八
小二

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黜黜
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其具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
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尙黯黯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
多端而膠加

被荷裊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
耿介憎愠倫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眾踈蹠而日進兮美超遠
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絲絲而多私兮竊
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
後尙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驚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
兮下暗漠而無光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
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驎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
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恫惛惛而愁約生
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尙欲布名乎天

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恂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翺翔之
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
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
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
神之湛湛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芟芟兮右
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輶之鏘鏘兮
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
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楚辭又文選有前五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
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

大五百八十一
小一十一

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寢上帝其難從文選作其命難從若
必筮予之恐後之謝文選作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
來去君之恆幹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
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兮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
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綦綦封狐
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儻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兮不可以久
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
些牽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螿若象玄蠡若壺些五穀不生藜菅
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
來兮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嶷嶷飛雪千
里些歸來兮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
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佻佻些懸人以娛

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
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鬚鬚些敦厥血拇逐人馭
馭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
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
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
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
刻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汎
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文選曲瓊些翡翠珠被
爛齊光些翳阿拂壁羅疇張些纂組綺縞結琦文選璜些室中之
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人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
多迅眾些盛鬢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
譽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紉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
遺視矚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翡翠帳文選飾高堂些紅壁

大六百四十七
小二十六

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
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隨些軒轅既低
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
多方些稻粢穉麥挈黃梁些大苦鹹酸辛苦行些肥牛之臄臠若
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膾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臠臠煎鴻鶻
些露雞臠鱓厲而不爽些柜妝蜜餌有餽餽些瑤漿蜜勺實羽觴
些挫糟凍飲酌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一云歸反故室
無來字文選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噉鐘按鼓造新歌
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光眇視目曾波些
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
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楨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
歛蔡謳秦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噉組纓班其相紛些
鄭衛妖玩來雜噉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菝蔽象碁有六簿些分

曹竝進適相迫些成臯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
搖簾楔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
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故些魂來歸兮
反故居些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菘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
長薄倚藻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
蒸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
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
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日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楚辭
文選

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

大五百八十四
小二十二

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
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
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
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
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
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高唐對

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
館上有雲氣崑崙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
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
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

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
草實為薺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
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御覽三百九十九
引襄陽耆舊記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
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
見一婦人自去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
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為
之立館名曰朝雲文選江淹雜體擬潘岳述哀詩注引宋玉集
按此與文選高唐賦御覽襄陽耆舊記小異

宋玉集序

附

宋玉事楚懷王友人言之王王以為小臣玉讓友人友曰薑桂因
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友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北堂書鈔原本
三十三引宋玉
集序陳禹謨本改引新序
案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見楚相楚
相待之無以異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云云新序宋玉因其友以

大五百五十三
小一百一十四

見于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云云懷
王楚相襄王互異而薑桂等語屬友人語無異也梅鼎祚文紀題
作報友人書甚誤不
知下文有宋玉辨語

景差

景與昭屈皆楚同姓差亦作瑳事頃襄王為大夫

按說苑政理
有景差相鄭

與晉叔向同時
蓋別是一人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
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
水泔泔只螭龍竝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
湯谷宋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蛇只山林險隘虎豹蜿
只鯢鱗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越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
潏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鬢只長爪踞牙諛笑狂只魂乎無西多
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遑龍施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

天白顛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間以靜只白
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
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臠盈望和致芳只內鵠
鵠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蠶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
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蕪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鴟烝鳧
粘鶉鵲只煎鱸臠雀遠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耐并孰不
翌隘只清馨凍飲不歡役只吳醴白蘘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
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
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
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謨只朱脣皓齒嬈以姱只比
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嫵目
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脩滂
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

大五百三十三
小八十九

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
芬澤只長袂拂面善畱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
姍只靨輔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
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雷只曲屋步囀宜擾畜只
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菡蘭桂樹鬱彌路只魂
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鴟鴻羣晨雜鴉鵲只鴻鵠
代遊曼鸞鵠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
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
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夫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
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
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
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
發政獻仁禁苛暴只舉傑壓陞誅譏罷只直羸在位近禹麾只豪

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
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
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尙三王只楚辭王逸敘曰大招屈原之所
興祖以為非屈原作今按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謂離騷一篇九
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凡二十五
篇洪說

是也

唐勒

勒楚人仕頃襄王為大夫
奏土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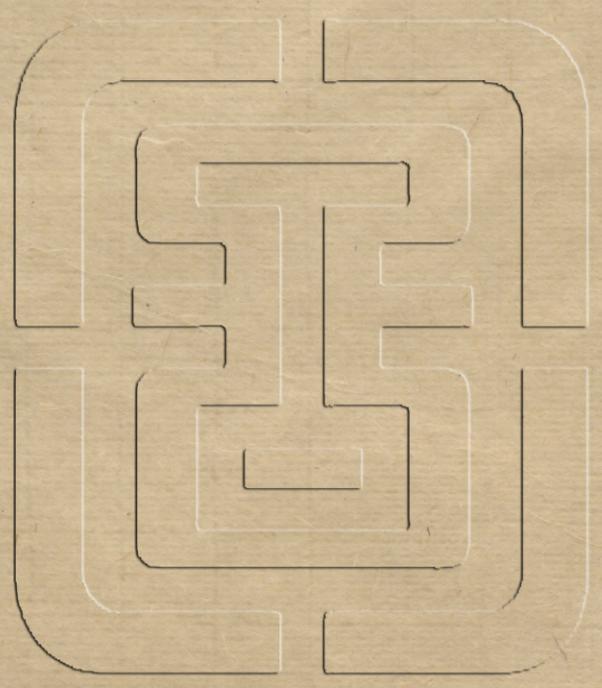
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水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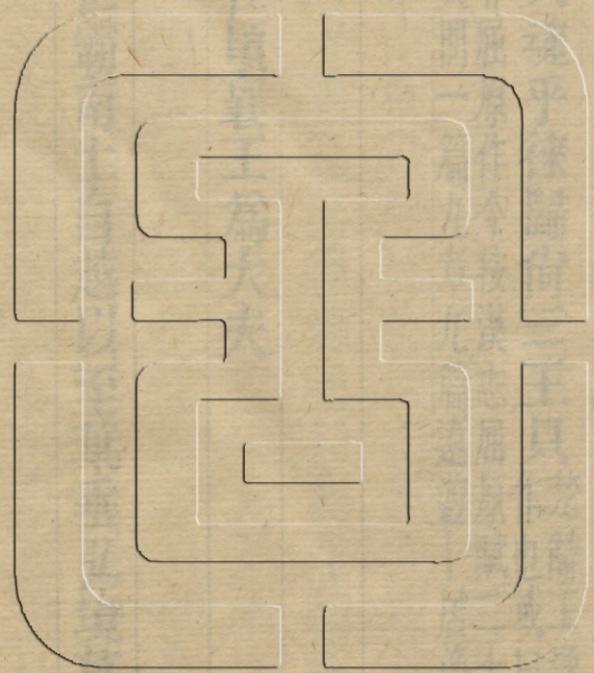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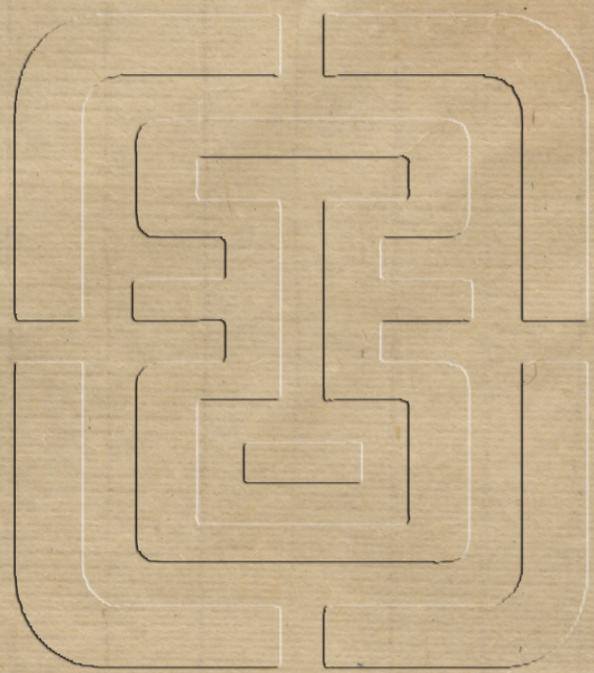
注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終

大四百四十六
小八十四





傑執政流澤施只碑乎錄歸國象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以三公
穆穆登降堂以諸侯畢極立九廟只昭質既誠大矣張只執弓挾
矢揖辭讓只幾乎來歸何二臣只
與口為非屈祭作今按歷志屈賦
歌于一篇大開一篇九
是也
唐勃
勸楚人什頓戰王為大夫
秦士論
我足楚也世
今上古三代之卷十終

